



## 父亲的故事

◎根源(河南平顶山)

父亲身高1.9米,不爱说话,没啥文化,新中国成立后扫盲学习认识些字,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。但父亲却会打算盘,口诀背得溜溜的。父亲的秤也称的准,算是山村里的聪明人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给我讲的最多的话是:“人这一辈子要靠双手去干活,去养家糊口,自己种的粮食吃起来才香甜。”

父亲出生在清朝末年一个小山村的农民家里,条件差上不起学,但他还是在私塾的窗外偷偷摸摸听先生讲课,学会了如何打算盘,如何看秤称东西。父亲是家中长子,少年跟着爷爷在田地里干活儿,学会了除草、拉粪施肥;学会了割草、铡草,喂牲口、上山放牛羊;学会了犁地、撒种;学会了收麦子扬场、扛粮袋;学会了打石头、垒墙;学会了磨红薯粉子、下粉条……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父亲成长为一个标标准准的庄稼汉。

父亲虽说只是一位农民,可他的觉悟挺高的。我小时候读画本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给父亲听,父亲就笑着给我讲他年轻时还帮助过巧扮成磨剪刀的辛亥革命党人,还多次护送过装扮成收头发换针的八路军游击队员。现在想想,好像在看电视连续剧一样,当时父亲还是很勇敢的。

我们家乡的山很有特点,不仅山顶是平的,周围几座山上的石头颜色也不一样。村子前面山上石头是白色的,后面山上石头是红色的;村子西边山上石头有白色的,也有红色的,村子南边稍远点的山上石头是青色的。据说,这样的地貌下面蕴藏着大量煤田。我们村里人都是靠山吃山,父亲高大的身躯更是不怯力,他与山上的石头结下了缘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,架桥铺路热火朝天。父亲也不甘落后,每天一大早就上山挖石头、砸石子,亲自拉车送到生产队,还获得了红旗手称号。父亲在远村近邻有了好名声,于是就有媒人上门提亲,娶到了漂亮、贤惠的母亲,还给他生了一群娃娃。大家都夸父亲好福气。

为了养活我们兄妹几个,他起早贪黑上山打石料,一架子车一架子车艰难地把石料拉到煤矿上卖掉。炎热的夏天,父亲的脸、背晒得都是黑黑的;十冬腊月到来,父亲也没有歇过,他的双手都冻裂了,流着血,包了包就又一车一车往矿上送石头,伸着头,弯着腰,两手抓稳车把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前拉着,拉着……就是这样,父亲给我哥娶了媳妇,又把我送到大学,还亲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砌墙,盖起三间瓦房……村子里的人见到我就说,你父亲真能干!

随着年龄增长,父亲的腰弯了,背驼了。我们兄妹几个长大成家后,每次把父亲接到城里,他总是住不到一星期,就跟我讲城里人多不熟悉,还是老家老屋住着方便,左邻右舍也有个照应。

年迈的父亲虽干不了太重的农活,但他也从未闲着。每天还要到半山坡转转,发现稍平整的荒草地就带上农具开起荒来。他还是认真地刨地,把石头捡起全个围墙,除草、翻土、施肥。季节一到,他就种上红薯苗,隔几天浇水呵护。说来也巧,父亲种的红薯又大、又甜,有白瓤,还有红瓤,生吃起来脆甜可口。至今,我妻子还常常说老父亲种的红薯真好吃,因为吃上了瘾才愿意嫁到这个家。这不仅仅是父亲种的红薯,还是对子女们的爱啊!

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是他那吃苦耐劳、朴实肯干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兄妹几人。我时常想起老父亲说的话:用自己的双手种的粮食吃起来才香甜……

深深地怀念我的老父亲!

## 娘的生日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每一个儿女的生日,娘都记得可清,不仅是在我们小的时候,长大了也是一样。

打我记事起,娘就说:“你是农历正月初八生儿。”于是,我就记在了心里,年年还没有到这个日子,就对娘说:“娘,我快生儿了。”娘摸着我的头,笑着说:“那会忘?娘忘不了。”

娘说的是真的,提前两个月,娘就把鸡蛋攒下了,那鸡蛋已快挨住篮子攀儿。秋冬的时候,鸡子孵蛋稀了,一天也孵不了三两个,这个时候鸡蛋的价钱自然比平时贵了许多。收鸡蛋的缠着娘说:“小嫂子,卖了吧!给您高价钱。”娘说:“俺娃儿快过生儿了,不敢卖了。”人家一打问,就说:“日子不是还长着吗?况且,那时还过年哩,有肉吃不是?”娘说:“就那也不中,过生儿不吃鸡蛋可不中。”

娘到底磨不开面子,还是给了人家一些,却说:“就这一回了,下回咋着也不中了。”果然,再有人来,说啥娘也不卖了。

家乡的人过生儿,必吃的有两样食物,一是鸡蛋,二是面条。鸡蛋是早晨吃的,说是一吃,这一年都是无病无灾,顺顺利利,平平安安,圆圆满满的。不仅过生儿的人吃,全家人都要吃,一起为他祈福。

面条是中午吃的。面条是母亲擀出来的,细长,柔软,却又有韧性,耐嚼。面条白生生的,炒肉丝红通通的。面裹着肉,肉和着面,吃着得劲,人的福气也因此绵长醇厚。

二哥的生日在三月十五,正是春种大忙的时节,娘和爹都忙得脚不沾地,但早上吃饭的时候,娘就把鸡蛋端出来了。二哥说:“不听娘吭气儿,想着娘忘了?”爹说:“你娘啥都忘了,你们的生儿也不会忘。还是叫你娘先吃,没有你娘,可没有你们,可没有咱一家。”

娘说:“他爹,看你说话,俺就恁中?”爹说:“可不是?谁都没有你们娘的功劳大。”爹说着就把鸡蛋剥了递给娘,我们也把鸡蛋剥到娘的唇边去。娘说:“中,中,娘会不吃?”

我们齐声问娘:“娘,您啥时候生儿?”娘说:“你婆没有给我说,不知儿。”我们又问爹:“爹,您哩?”爹挠着头说:“我跟你娘一样,也是不知儿。”

“爹、娘,你们咋不过生儿哩?”

“我们都不知道啥时候生儿,咋过?你们过就中了,我们不用过。”爹和娘同声说。

待我有了孩子,应了爹,娘的岁数也不小了,每年的正月初八还没到,娘就会从二哥家跑过来说:“大民快生儿了。”初七又说:“大民明儿生儿哩。”到了初八的早上又

说:“大民今儿生儿哩!”妻说:“娘,你都说好些天了,怕我不给你孩子煮鸡蛋吃?你孩子生儿,就得先请娘过来,先敬娘。”我也说:“儿的生日是娘的受难日,得先孝敬娘。”娘笑了说:“你说得洋气,啥受难日?不受难,不受难。”

爹是49岁那年去世的,到老,我们也没给爹过一个生日,爹自始至终都说:“你奶奶没有说过。”

娘一直是跟着二哥过的,二嫂有点智障,两三个孩子都需要娘照管,孙子们的生日就也记在了她的心里,也是日子不到,就早早地应记着。

娘近七十的时候,我们又提出来给娘过生儿,“娘,人家老人们都过哩,您也该过个了。”

“过啥?娘不用过都可好。”

“娘,你户口本上是六月初一,你说不对,你到底是哪一天?”

“奶奶,你就说说啊!”孙女也偎到她的身边问着她。

娘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缠住了,她笑着说:“你们真是,真是……”娘终于说了她的生日,是在六月初二。我们听了,就欢呼起来。

娘的生日到了,儿孙们都回来了。我们叫娘歇着,可她也不依,头巾一罩就进了灶火,火拢着了,油下锅了,炸油馍的面也早和成了。案板上就起了“嘭嘭”的刀声,那油馍已经切成了,油热了,娘边把油馍丢进锅边说:“油馍面不能硬,得软,油不热不中,也不能炸老,翻两番就中了。”

妹妹说:“娘,俺早记住了。俺炸的也不比您的差。您出去歇着啊!”孙女就进来拉住了她,“奶奶,您今儿是主角,我和姑姑一起做。您歇着去。”

“歇啥?奶奶不使哩慌。”娘说着,还是被孙女推了出来。但只坐一会儿,她就又去择菜了。

我们给娘过生儿,往往娘比我们还要忙,一点儿也闲不下来。油馍中了,烩的汤也中了,大人小孩都围到桌子周围了,娘却还没有坐下来,她招呼着大家:“都开始吃吧!给娘过个生儿,都把你们使哩。”

“也不知谁使哩慌?娘,您赶紧坐下吧!”我说。

蛋糕,是孙女买的,大家围着娘唱“祝您生日快乐”时,娘的嘴动着,竟眼泪汪汪的。

后来,兄弟姊妹们中就有出外打工的,孙子孙女们也外出求学了,娘过生儿时人就聚不齐。晌午吃饭前,弟弟和大妹就会视频给娘说话,他们说,年年都不能回去,心里难受,他们想娘做的饭了。娘说:“你们都没少花钱,都没少应记娘,心里甭不得劲了,娘过生儿哩不是?不兴掉泪,笑笑。你们大民哥正月初八生儿,正过年哩,你们就都回来了,娘给你们做好吃哩。”娘说着,就笑了。

四年前,娘得了脑梗萎缩的病,后来又复发了,人就痴呆了许多。我生日的时候,娘突然看住了我,喃喃地说:“今儿是大民生儿哩,娘差点就忘了。”她把剥好的鸡蛋递给我,又去剥第二个……

娘是啥也做不成了,还得要人伺候着。大妹说:“咱娘要是跟以前一样就得劲了,我们回来情愿等着娘给我们做饭吃。”

我说:“就是。”

我们相约着,等娘八十岁生日了,兄弟姊妹们都回来,一个都不能少。但到底还是没有聚齐,大妹和妹夫又寄了钱回来,也给娘视频了。小弟也从云南视频回来,但娘却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。孙子把生日帽戴在她的头上,她抹下来看了看,像个孩子一样笑着,又把帽子戴了上去。

我给娘拍着照,眼睛就湿了。

我们的生日,爹娘都不会忘。爹娘的生日,做儿女的又怎能忘呢?

